

心灵驿站

仲春的溪底杜

□徐益丰

三月的春风,花开得热闹,风也温柔,万物都在肆意生长,满眼都是鲜活明朗的生机。这也唤醒了溪边的这座古老村庄——溪底杜。我似乎对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,因为这是我的外婆家。小时候的一切,都是在那儿发生的,捉泥鳅、砍柴火、捉迷藏……一切的一切,都是我回忆中的美好东西。

仲春的溪底杜少了喧闹,添了温润,缓缓前行在村路上,就像走进了一幅徐徐展开的江南水墨长卷,千年的时光在此缓缓流淌,古村的前世今生,皆在这三月春风里,娓娓道来。

溪底杜的根,扎在千年的溪水与姓氏里。“溪底”,道出了这个村名与水的关系——社阳溪绕村而过,经年累月的泥沙淤积,让村庄地势低于河床,于是有了“溪底”。但“杜”呢?那是它的血脉。南宋杜氏先祖随宋室南渡入浙,元末明初,杜氏后人又从杜泽迁徙而来,落地生根,子孙绵延。明朝隆庆元年,杜姓已是村中大姓,“溪底杜”的名号,就这样铭刻在龙游的乡野间,一守就是几百年。

溪底杜的早晨,是被溪水声和鸟鸣声唤醒的。村前的社阳溪,褪去了冬天的清冷,春水初暖,波光粼粼。溪水清可见底,水底的鹅卵石圆润光滑,几尾小鱼游过来,把水里的云影搅碎了。岸边的垂柳也抽出新芽,嫩绿的颜色,

垂着长长的枝条,随着风儿晃动,轻轻一扫,荡开了水面的一圈圈细碎的涟漪。春日的风裹挟着溪水的气息和泥土的味道迎面扑来,若深深地呼吸一口,那清新和爽朗会沁人心脾,将心中的浮躁一扫而空,令人心旷神怡。

最是人间好风景。村外的田野上,油菜花次第开放,金黄一片,田埂上的野花星星点点,紫的、白的、黄的,肆意生长,不事雕琢,却有着最动人的野趣。几个村民扛着农具,漫步于田埂间,打理着自己的田地。在春光中,他们的身影显得格外安然。春耕的序幕悄然拉开,泥土的芬芳混杂着草木的气息在空气里弥散开来,是乡村生活的烟火气,也是最原始的生活诗意。

这座古村,曾深陷水患泥淖中,“村低溪高”,使得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,整个村庄都面临着洪水的威胁。昔日的溪底杜村,是隐于水患中的普通村落,人们傍水而居,却又惧水而愁,生活平静而艰难。然而,杜姓族人从不曾离开这里,他们在溪边,护田畦,在祖辈的屋檐下,世世代代,坚强地活着。在大自然面前,溪水养育着这里的人,同时也磨砺着这里的人,溪底杜人的骨子里,有着一份坚韧的品质。

二十五年前,母亲因病离世。弥留之际,她唯一的心愿便是魂归娘家溪底杜。我们遂了她的愿,让她长眠于村

旁的五寸山上。后来,父亲也相伴左右,两老静静守望着这片故土,看着溪底杜一日日焕新颜、一年年展新貌。

如今的溪底杜,已不再是往日的困窘,在新时代春风中实现华丽转身。从千年水患村变成现在的3A级景区村、亲水共富村,溪底杜的转身历程中写满了奋斗和蝶变。昔日的溪水,如今是村庄最美的流动风景;往日的落后村庄,如今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点。水上乐园、露营地、共富工坊相继建立起来,龙舟竞渡、斗牛等民俗活动火热开展……原本寂静的古村,增添了几许烟火气,但又不失古韵静谧感。

走在村庄的新道上,白墙黛瓦整齐排列,庭院里种着花草,春意盎然。村中的杜大爷迎面相逢,一路和我聊起,村里的养老中心干净整洁,老人们在这里安享晚年;还有共富工坊,村民们在里面忙碌着,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。古村的“今生”,满是共富的喜悦与幸福。但即便发展日新月异,溪底杜依旧守着初心,没有过度的商业化,没有喧嚣的浮躁,依旧是那个藏在溪畔的温柔古村,依旧保留着最纯粹的乡土温情。

千年古村的厚重底蕴,杜氏族人的血脉传承。仲春的溪底杜,是一首温柔的诗,是一幅清新的画,是一段藏在山水间的岁月故事。

乡村印象

田野那边

□周海燕

三姨娘家跟我家隔了一片田野。

田野那边,有爱我的三姨娘,爱我的我哥哥、大哥哥,其实是小表哥、大表哥。因为三姨娘自小跟妈妈最亲昵,所以我也从小那样叫她的孩子们,显得更亲近些,以区别于其他的表哥表弟。

三姨娘家住在村边的“山头上”。他们的房子最早是平房,后来,大哥哥、小哥哥各自造了楼房。位置偏僻,相对独立,房前屋后非常非常开阔。如果是在《射雕英雄传》里,三姨爹就是“黄老邪”,聪明绝顶,他一手打造了一个“世外桃源”,亦是我们的乐园。

我小时候,橘子是稀奇的东西,可是,我三姨娘家就有,而且有很多。苹果更是稀奇的东西,可是我三姨娘家还是有,而且有很多。这些东西,都是我三姨爹种的。三姨爹脑子好使,他就有空就钻研怎么把这些果树侍弄好,让它们结出更多更大的果子。

三姨娘嫁给了我三姨爹,虽然没有享受到荣华富贵,但是家庭条件相对于普通人家来说还是不错的。我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,饭是够吃的,但是别的就没有了。我的零食,从来是没有的。我的零花钱,也是从来没有的。三姨娘深知我们过得艰难,总是偷偷地接济我们。记忆中,每当三姨娘来访,我家就像过年一样,全家喜气洋洋,笑容满面。三姨娘有时带来几个鸡蛋,有时塞给我几元钱,有时给我和弟弟几个橘子或者苹果——几乎没有空手来的时候。

小时候,最喜欢听见妈妈跟我说:“海燕,快把这个拿去姨娘家。”往往妈妈话还没有说完,我就已经像一只欢快的小鸟一样飞了出去。我蹦蹦跳跳走在狭窄的田埂上,眼睛一直望着三姨娘的房子。田野是那么平坦开阔,三姨娘的房子在半山腰,是一眼就能望见的。我跨过潺潺的小溪,穿过绿绿的田野,不过十多分钟,就来到三姨娘的家旁边。这里有一条很深很深的水沟,上面有一座独木桥,每次我一走过独木桥,便扯开嗓子喊:“姨娘,姨娘……”三姨娘准会笑眯眯地出现在门口,小跑着过来,接过我手上的东西,故意嗔怪道:“怎么又拿东西来,姨娘有的啊。”然后便搬出各种吃食,招待我。中午饭肯定是在三姨娘家吃的,而且肯定是有肉的哦!“有肉的哦!”对于我这个在自己家接连好几个月都吃不上肉的嘴馋的小孩来说,这真是不能抵挡的诱惑啊!我现在可以肯定地说,为什么我小时候根本没有什么营养却还能长得这么圆润,绝对是有三姨娘的功劳。

小哥哥和大哥哥如果在家,便会陪我玩游戏,想方设法逗我开心。两个人还比拼谁能让我更开心,我真的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啊!仗着他们的宠爱,我简直有恃无恐,在三姨娘家那是横着走的。

到底横到什么程度呢?说一件小事你就明白了。三姨爹有一段时间饲养长毛兔,那兔子有白白的软

软的长毛,可爱极了。把这兔子养起来,是要剪它们的毛卖的。兔子们住在兔房里,三姨爹只准他自己进去,不让任何人进去,包括我,主要是担心感染病菌什么的吧。我就是很想进去看看,想亲自动手摸一摸兔子。那时读小学了,早已会背“小白兔,白又白,两只耳朵竖起来,爱吃萝卜和青菜,蹦蹦跳跳真可爱。”我是多么想亲眼看看这真实的兔子啊,做梦都想。小哥哥和大哥哥得知了我这个想法,趁三姨爹出门去,偷了兔房的钥匙,带我去看兔子。如果就是看一看,摸一摸也罢了。如果重新把门关上,放回钥匙,三姨爹就什么都知道了。可是,我偏偏得寸进尺,给兔子剪起毛来了!好了,结果可想而知,留下证据了,三姨爹不好揍我,狠狠地把我哥哥、小哥哥揍了一顿。然而,大哥哥、小哥哥却仰着脖子,不管怎样都不承认错误——他们认为“只要是能让妹妹高兴的事就是没有错的。”

秋天到了,秋高气爽,丹桂飘香。丹桂怎么香我是不管的,稻田里稻子成熟了我就要管了。我要帮爸爸妈妈一起收割稻子,翻晒稻谷。而小哥哥和大哥哥就更忙了。他们除了收割田里的稻子,还要采摘山上的橘子。那大橘子,那金黄金黄的大橘子挂满枝头,看一眼就能流一地口水。橘子,现在谁家没有?那时,方圆几十里,只有三姨娘家有啊。三姨爹种橘子,最重要的不是自己吃,而是卖了换钱的。所以,每次都把好看的,香甜的,大的卖了,剩下些“歪瓜裂枣”。采摘橘子,绝对是一件神圣庄严的事情。搭梯子,踩凳子,小心翼翼,务必要把每一棵树上的每一只橘子都摘下来。大哥哥、小哥哥采完了一棵树,三姨爹还要站在树下,与树对视良久,眼光像机关枪一样“哒哒哒”地扫视整棵树,确认这棵树的橘子采完了再换下一棵树。就在三姨爹这样严密的监视下,大哥哥、小哥哥像特工一样地神出鬼没,总能在树上给我留下几个特大特甜的橘子。等我去他们家而三姨爹又正好不在的时候,他们就带我去后山的橘园,去找他们给我留下的橘子。找橘子的时候可好玩了,有时他们自己也忘记把橘子留在哪棵树的哪个地方了。于是,橘子就像跟我们捉迷藏似的,怎么找也找不到。这样寻觅到,亲手摘下来的橘子,吃上一口,真是回味无穷啊!这里面,不仅有橘子的香甜,更有大哥哥、小哥哥那份浓得化不开的爱。

整个童年时代里,一直到我考上师范之前,三姨娘家,田野那边,就是我的自由天地,那是我做梦入梦都会快乐地笑醒的地方。直到现在,每次回老家,看到那片田野,我便不由自主地露出笑容。我的目光越过田野,像激光一样精准定位到那片山坡(彼时的橘园里有了铁路通过),眼前就会出现一大片橘树。树下,有大哥哥、小哥哥带着我,欢快地找橘子……



《岩壑清音》 瑀树清绘

随拈一笔

菩萨蛮·春景二首

□林瑛

春分秀映桃花紫,紫旂小镇祥云绕。
叠翠柳烟霏,远山莺舞飞。
吟诗篇妙转,酌酒盏绵曼。
雅咏撼琼轩,风情凝碧天。

春来寒散烟光淡,莺啼软语芳菲染。
堤柳拂风柔,溪山翠色流。
桃腮凝晓露,蝶影花间舞。
暖日映罗裳,欢声逐絮扬。